辟支佛因縁論卷下

失譯人名今附秦録

渭

王舍城大長者悟辟支佛縁
波羅㮈國王月出悟辟支佛縁
拘舍弥國王大帝悟辟支佛縁
拘舍弥國王悟辟支佛縁
波羅㮈國王親軍悟辟支佛縁
轉輪聖王㝡小子悟辟支佛縁
王舍城大長者悟辟支佛縁

譬如稠林中　欲拔大樹出　枝柯相妨㝵
求出將無由　在家如稠林　衆務如枝柯
雖欲求出要　縛著永無因　靜處於林野
觀境修其心　解脫衆縁務　離諸所親愛
修於獨一行　如犀角無二　先師相傳授
我得聞斯事

昔有辟支佛於過去五佛所恒修諸善為優婆塞樂著家事雖覩諸佛不求出家然其專心持在家戒無有毀犯善根漸增於迦葉佛所出家學道樂修頭陁六物具足猒惡於欲於彼命終得生天宮從天壽盡生王舍城大長者家此長者家財富无量倉庫盈溢以漸長大遂至盛年父命終後

從意快樂如此沙門子鄉羅究伏羅在已家中樂諸緣務生育男女各三十人庫藏僕從其數甚衆男女㛰娶其事衆多但營目前忘所修法爲緣務所縛不捨家業於僕從所聞諸親戚多有死喪女某甲舍既遠喪禍又失業焉廣聞如是喪失之聲愁毒懊惱如似百箭一時入心亦聞美善可愛之語家之估客大獲珎寶安隱還歸其子某甲產生男兒又聞已女生於福子復生歡喜聞向裏利憂喜交集猶如作彼所旋之輪與一親友至園苑中適行遊觀到一林間見有一人斫於大樹枝柯條葉繁美茂盛使多象挽不能令出斫一小樹無諸枝柯一人獨挽都無滯㝵即挽出林見斯事已即自思惟而作是言我於今者得見因緣即說偈言

我見伐大樹　枝葉極繁多　稠林相鉤掛
無由可得出　世間亦如是　男女諸眷屬
愛憎繋縛心　於生死稠林　不可得解脫
小樹無枝柯　稠林不能㝵　觀彼覺悟我
斷絕於親愛　於生死稠林　自然得解脫

即於彼處得辟支佛道時彼親友即
語之言日已向暮可共還家荅親友
言汝自歸家我向家因今以斷竟親
友問言汝去何斷荅言我昔由愛故
著居家今我已斷如此愛業人所愛
著妻子眷屬小子稚孫恩愛憍恣若
見父時拤聲不了疾走攀緣戀著此
事故生愛著我於妻子及以眷屬如
此之事愛心永息我本在家營理衆
務或出或入或言與彼或言取此或
言應作或言不應作如此之事我今
已斷已捨欲樂獲解脫樂伐愛樹根
閉諸趣門滅大闇障我於赤子反似
怨家等無有異今我如是云何而當
復還家耶時其親友即還家中語其
男女男女大小聞其不來悲往就看
眷屬既至但見其父沙門法服飛昇
虛空男女白言今以何事猒惡眷屬
處虛空中即說上偈以荅男女
既說偈已即時飛至雪山之中與諸
辟支佛共集會已還來到本得道園
中捨身涅槃時其眷屬為造塔廟時
人因名為多子塔凡諸智人善根成

熟以少因緣便得開悟
波羅㮈國王月出悟辟支佛緣
妻子親友財 生死中過患處林寂解脫
猶如犀一角 從善逝所聞 傳至於我師
我復從師聞 今當演說之
昔有辟支佛於迦葉佛所萬二千歲
修行梵行恒修忍辱慈悲衆生乃至
微戒不曾毀犯命終生天彼天命終
下生人間波羅㮈國國王之家月出
時生因名月出以漸長大立為太子
其父王崩紹繼王位以宿善力作正
法王治國遣輔相子典領小國以女
妻之此輔相子勇力絶倫多有眷屬
自恃憍豪越逸過度時國王子以輔
相子是姉妹夫極成親昵因其私屏
閑宴之處陰遣讒計語王子言尒之
姉父兄弟眷屬其數甚多而世人多
用婦語尒之父王一旦傾覆尒之諸
母或生讒諂自用其子以此推之汝
父王位必不至汝畏王未覺宜早圖
之夫王位者天下之尊極樂之處與
天無異一切世人无不信伏若為國
主以法治國命終之後必得生天辟

如美肉衆皆嗜之王位亦尒無不貪
者即說偈言
辟如水未至 宜務造橋梁 瀑流若卒至
不得有所為 王位亦如是 宜應先畱之
擒獲在汝手 尒乃可自安 兄弟更相嫉
後來甚不易 王子思惟言 如此親友者
將欲陷墜我 如灰覆熾火 現在既無樂
來世獲大苦
尒時王子具以上事往白父王 王聞
子語顰蹙怒眼目如赤銅 王當是時
勑語使言 㝵其未泄 急追將來 時王
子聞輔相子來 即便出迎 既相見已
尋時遇患 使還白王言王子病極 成
痿篤 王聞是事 即自出看 既覩其子
所患困篤命在危惙 四大苦痛 見此
事已 便自思惟 此王位者甚為大惡
然彼輔相父子 陰教我子 悖逆天常
欲為不軌 而我王位 非彼能得 我子
今者患苦垂命 一切世人 皆生貪嫉
以此而言 當知王位惡鄙弊處 何故
鄙弊 以王位故捨其善行 為王位故
害父及祖 為親厚者作大過惡 捨於
慙愧 能使憍逸 為少樂故 不畏後世

即說偈言

如蛾投熾火　貪國盲亦尒　深著於得失

作以及不作　沒國事淤泥　不得寂定處

作是思惟時　身行極清淨　逮得猒惡心

即獲辟支佛

復有師云此王見兒患已即便還宮
有一隣國親厚之王為賊所逼即遣
使来求索援助此王聞已尋將兵衆
往救彼王既到彼國連兵交刃極相
煞害乃至婦人胎中小兒剥而煞之
王見斯事深於王位生於猒惡即說
偈言

貪國微小樂　沒溺欲泥中　欲念既增長

闘戰生是非　以貪財利故　互共相煞害

不求勝解脫　盡滅於王位　如大熾火中

飛蛾投而死　嗟哉生死中　所作事顛倒

極作劬勞業　還獲其苦殃　如彼高山巔

崖傍有蜜蜂　愚人貪少味　不覺墮墜苦

如是自思惟　即得辟支佛

即告子言汝能不用惡人之言無勃
逆意汝若治國必以正法我今以國
付囑於汝吾將欲去子及輔相一切
眷屬聞王此語悲皆懊惱涕泣流淚

合掌白王不審大王欲何處去尒時
父王踊身虛空在日出山上說如上
偈者沙門服作十八種變國人見者
無不歡喜譬如調馬若見鞭影即便
調順智人亦尒見他受苦心即調順
拘舍弥國王大帝悟辟支佛緣
父母及妻子 穀帛財寶等 智者深觀察
蹔過如客舍 棄捨於愛欲 獨行如犀角
我昔從諸師 傳授聞此事
昔有曾於迦葉佛所作比丘智慧聰
敏柔和忍辱於日日中常觀諸法真
實體性所謂觀陰苦空無常无我猶
如芭蕉熱時之炎如幻如夢如水泡
沫能善觀察自修其心命終生天於
天壽盡下生拘舍弥城為國王子名
曰大帝其父王崩承嗣先業紹繼王
位如劫初諸王善修戒行正法治國
尒時城中有大長者財富無量與大
帝王少為親舊極相厚昵彼大長者
身嬰重病王聞其疾躬自往問見長
者病形容萎悴王心不樂低頭悲條
時彼長者以七寶鉢盛滿中金用奉
獻王王言長者汝今疾苦極困篤耶

長者對曰頗王顧視聽我所說
我家大巨富 猶如毗沙門 愛語及財寶
多集親友衆 妻子與眷屬 僮僕諸走使
我皆悉所欲 待遇極豊厚 今我死時至
無一為我伴 王即慰勞言 此語極真實
汝子與諸親 財寶衆庫藏 及我勇健力
象馬車步兵 雖有如是等 無能救拔者
我等諸親友 見汝遇苦患 但有慰喻言
憂愁流涕淚 及汝命將絶 無能救濟者
唯當自持汝 由來所作善 王諦觀其病
心如得禪者 深悟諸苦患 衆生決定有
一切有生類 必為病所趣 病常惱患人
無有哀愍心 一切世間人 決定入死道
都不生猒畏 言此我妻子 彼是我親屬
此是我財賄 彼親厚於我 我親友於彼
意為癡所病 横作如是想 火災患在前
愚言而不覩 上來諸所親 無能救濟者
於此正思惟 即獲辟支佛
王之所親內外眷屬見王得道絶棄
世事為愛別離火之所燒燃生大惱熱
時辟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種變說
如上偈
復有說云此王為王子時入園苑中

見諸盲者更互相捉鬪王子出諸者
飲食在於道側不見道路墮大溝坑
有即死者有頭破者手脚折者身體
碎壞尒時王子見是衆苦獸患思惟
而作是言此覺悟我如是盲人亦當
自責由縱逸故今得是苦我於今者
觀是事已宜好撿行不應放逸即說
偈言
辟火燒金鑛 而用為首飾 金鑛雖珎妙
熾火終成害 王位亦如是 當慎莫放逸
此盲覺悟我 不宜自寬縱 因此王位故
身遭大憍慢 威迫國人民 皆令生苦惱
後自受苦時 苦劇百千倍 自觀他受苦
云何能自安 此即是我師 示我衆苦患
作此思惟時 即獲辟支佛
尒時王子大賜盲者錢財珎寶沙門
法服身昇虛空現諸神變語諸親言
而我今者不以瞋恚怖畏憂愁故不
嬈汝等故我捨親愛國土人民都無
悋親錢財實物如上說偈
拘舍弥國王悟辟支佛緣
厭笑衆樂具 棄捨如涕唾 忍樂於出離
斷滅於諸苦 能盡貪愛癡 其心得解脫

由得解脫故獨一如犀角曾從先師所
得聞如是事
昔有辟支佛於過去佛所修諸善根
於家後身生拘舍弥國為拘舍弥王
其國土內有大災變大旱悪風五星
倒錯王召太史占相之徒說偈問言
何緣有是災大旱不降雨虛空無雲翳
觀日無威光食肉諸悪鳥烏鷲及鵄梟
迴翔虛空中見者生恐怖咸言如是災
是誰之所作能使諸妖異恠變乃如是
尒時太史即荅王言隨我所知今當
為說如我意者一切國民必有逼迫
苦惱之事王復問言當以何方禳此
災患太史白言王若欲令國安隱者
當隨我語即說偈言
王若能退位脫服與餘人具足滿六月
微服而行乞災患自消除王當如滿月
王隨彼語即捨其位微服行國漸漸
經歷行到婆翅多城到彼城已有異
國王興軍来伐婆翅多王為國樂故
興兵往拒兩陣交戰二王俱死婆翅
多城諸王子等競共諍國復大戰闘
毗羅仙王見是事已唱言恠哉即說

偈言

王位雖尊豪　其樂甚輕微　云何為是故
具受諸苦毒　覺心生鬬戰　樂著隨衆惡
如蠅貪食蜜　普蜜無不噎　人亦復如是
為貪小樂故　鬬戰自傷害　王位可鄙賤
多集諸苦惱　患害用至滅　如飲雜毒漿
毒消身敗壞　為一已身故　多有所傷害
愚貪王者樂　樂少苦甚多　我從今永止
更不求此樂　而此國事務　憂怖充其中
榮樂須臾頃　憂患苦延長　譬如妙金屋
火焚炎熾然　智者畏燒害　不應入其中
作是思惟時　即悟辟支佛　以神通力故
鬚髮自然落　即作沙門形　踊身昇虛空
尋於虛空中　即說如上偈

佛問言以何因緣得悟道果具說上偈巻之

波羅㮈國王親軍悟辟支佛緣

世間戲笑樂　及愛我我所　悉皆放棄捨
心意得解脫　諸根悉寂定　獨行如犀角
我昔從先師　傳聞如此事

過去波羅㮈城王名曰親軍有二夫人心甚愛悅樂著欲事恒為放逸躭

尋

薰如醉亦如香山逸象香流出時入
摩梨山自縱欲事時二夫人更相妬
嫉各相伺便其一夫人便以毒藥與
其親信親信賫藥與彼夫人夫人得
藥狂悶而卧甚大苦毒尋便命終第
二夫人見其命終詐現懊惱自頓其
髮搥胷而哭舉宮哀感王聞其死生
大苦惱夫人左右所有直人所著瓔
珞嚴身之具悉皆挽絶以土坌身憂
毒入心如彼群鵠為鷹所逐如金翅
鳥驚諸龍女宮中婇女為死所驚亦
復如是尒時宮中辟如塚間又如黒
塵擁蔽光明諸宮人等為憂所弊亦
復如是王聞宮人如是憂苦心中驚
動天冠瓔珞著身服飾皆棄于地入
到喪邊見諸婇女哀苦理極王見是
已生大愁惱而自思惟即說偈言
辟如盛暑日 能炙好花萎 死日消人形
面色變青黒 脣齒塵垢穢 眼陷鼻角戾
歌舞妙容儀 直盡如木石 先者能令我
愛著極樂處 云何卒今日 能生我怖畏
可惡生死患 不淨極臭穢 如夢虛不實
亦如芭蕉心 無有堅實相 如幻泡焰沫

變現如水波　智者所猒惡不知觀察者
横生樂着想於此不淨中　横生於身想
迷悶而守着　猶如睡眠者
如是思惟未久之間燒夫人屍事
已竟第二夫人為藏己過食好飲食
詐自懊惱言欲斷食現作哀慘然恐
其過彰露發覺心中愁結以愁結故
飲食不消即成大病王見病已倍增
懊惱即生猒惡如此皆是生死過患
即說偈言
如女能生愛　生累極衆多　人中無不尒
因愛生於樂　還復生大惡　愛為苦根本
見愛合會時　必知是無常　我所愛樂者
端政與盛年　一旦死來集　以是故當知
云何有是樂　誰有智慧人　恩愛合會時
而當生喜樂　畏老病死患　是故我永離
作此思惟時　即得辟支佛
即著王者衣服瓔珞飛昇虛空於虛
空中說如上偈變成沙門飛到雪山
中諸辟支佛所
轉輪聖王冣小子悟辟支佛緣
過去無量劫時有一轉輪聖王千子
具足其冣小子見父乘金輪寶七寶

具足四兵㝠從鼓盖容飾悉皆具俻
其家小子即問母言我當何時得是
盖等種種容飾母即荅言汝至骨朽
亦不得是兒即問言何以不得汝有
九百九十九大兄應得紹位計其大
第都不至汝兒即思惟我既不得如
是容飾生必有死形骨腐敗以是種
種思惟生死過患即時覺悟得辟支
佛身昇虚空作十八變母即復請願
莫遠去園苑中住受我供養時辟支
佛受諸母請即住後園日日供養經
歷多時時辟支佛猒是有身即便棄
捨而入涅槃諸母戀念大積香薪以
燒其身収其舍利盛著寶瓶即於後
園為起大塔時轉輪王遊四城還到
後園中見有大塔怪而問之時守園
者即白王言是王家小之子得辟支
佛於此涅槃諸母於此為其起塔時
轉輪王即召其母而問之言我子云
何死而起此塔時其母等具以上事
而白於王王責其母我兒欲得何不
語我今雖涅槃以王容飾置於塔上
由是因緣無量劫中恒為轉輪聖王

食自然福至今不盡若處生死應二
千五百世為轉輪聖王由成佛故得
二千五百寶蓋阿闍世王上佛五百
寶蓋毗舍離律車子上佛五百寶蓋
海龍王上佛五百寶蓋阿須羅王亦
上佛五百寶蓋天帝釋亦上佛五百
寶蓋尒時世尊唯不受一蓋何以故
為將来弟子若乏衣食供養以此福
力當使人天自然供給以是因緣當
知賢聖福田深廣無量

辟支佛因緣論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